

#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演化研究

石姣娜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基于文化空间理论视角，探讨了川东土家族体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特征。研究从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信仰崇拜三个背景层面，揭示了川东土家族体育文化作为土家族人生存智慧、农耕身体实践与仪式信仰表达的内生逻辑。以审视川东土家族体育文化空间的“人”“活动”“场所”三个要素为切入点，剖析川东土家族体育文化空间的演化特征。其特征表现为：参与主体“人”从封闭到开放、从实践到表征，“活动”从混合到独立、从整合到多元，“场所”从依附到专门、从弥散到集群。

**【关键词】**：川东地区；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文化空间；演化

DOI:10.12417/3041-0630.26.05.075

## 1 引言

川东地区土家族作为土家族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孕育出了众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主要有余门拳、摆手舞、钱棍舞、高脚竞速、三人板鞋竞速、押加、抬土家幺妹等<sup>[1]</sup>，这些传统体育项目既深刻保留了巴人文化的基因，又体现了古代巴人勇武善战、山地生存和原始信仰的特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余门拳、摆手舞、钱棍舞。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结构重新构建，土家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生存环境遭到侵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文化空间视角，探索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背景，审视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要素，总结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演化特征，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 2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背景

### 2.1 地理环境的塑造：山地民族生存的智慧

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理环境指的是川东土家族所处地理位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然生态的总和，包括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冷暖等。达州市最高处海拔2458.3米；最低处海拔222米，山地占70.70%，丘陵占28.10%，平坝占1.20%，北部山体切割剧烈，山势陡峭。宣汉县地处四川省最东边，是川东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主要分布在龙泉土家族乡、渡口土家族乡、三墩土家族乡、漆树土家族乡等区域。其中巴中市和万源市也有土家族人分布，只是人口较少，以散居为主，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宣汉县毗连大巴山脉，地貌复杂、山势陡峭，呈现出“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总体地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存续提供了天然屏障；险峻的地理环境、

稀缺的生存资源，锻造了土家族人翻山越岭、狩猎射弩的身体技艺和勇武善战的精神。

### 2.2 历史进程的层累：山地农耕到身体实践

历史是文化的见证者，将身处山高谷深的土家族人的生存挑战沉淀成了独特而富有力量的身体语言。土家族的形成以古代巴人为主导，融合当地土著、土司武装、湖广填川等其他外来民族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这层峦叠嶂、溪河纵横交错的土地上不断繁衍生息，传承文化，如现今的土家族钱棍舞就是流传于巴人钱棍舞。土家族聚居区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土家族人山地农耕的主要生活模式，在“刀耕火种”这一核心生计方式漫长塑造下，土家族人将集体协作的劳动模式，奔跑、攀爬、投掷等劳动技能从劳动生产领域过渡到日常生活场景中，成为体系化的身体实践。

### 2.3 信仰崇拜的投射：仪式中的身体表达

很多的传统体育文化的最初源头是为信仰而开展的仪式活动。在进行仪式活动时，身体动作最初是与自然、祖先、神沟通的重要媒介，贯穿在原始的求神、驱鬼等祭祀以及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宣汉土家族普遍存在的崇拜有土地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崇拜等<sup>[2]</sup>。通过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仪式等的传承，大量的身体动作、技能被运用，同时得以规范化和代际化，形成最初的传统体育的雏形，比如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源自古巴人的在打猎、播种、出征等重大活动时，巫师在仪式上进行巫舞、祷词、咒语等法事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

## 3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审视

根据各位学者对“文化空间”要素的解读，文化空间包含三个要素，即进行文化活动的空间即场所、文化活动本身和以

作者简介：石姣娜（1989.11），女，汉，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基金项目：川东体育文化发展中心2023年度课题立项项目，文化空间视角下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化研究（CDTY202301）。

文化空间的行为主体而存在的空间内参与且推进相关文化活动的人<sup>[3]</sup>。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的审视从“人”“活动”“场所”三个要素进行。

### 3.1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中“人”的要素

“人”的要素是实现文化空间活态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包含其传承者和所有参与者。地方政府、传承者及其团队是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保护和传承的创新推动者，他们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系统性传承和创新，实现了文化空间的活态传承；土家族民众是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形成的首要前提，他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构成了文化空间的社会基础；传媒人员是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发展的推动者，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推广，增加了文化空间的公共影响力和社会活力；科研人员是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支撑了文化空间的理论深化和体系化建设；组织主体是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发展的活力源泉，通过策划、协调和开展相关活动，增加文化空间的实践动力。各类“人”在组织、传播和研究等方面协同发力，为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使其不断焕发新肌。

### 3.2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中“活动”的要素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活动”要素，从民众自发的仪式信仰，到融于日常的生活，再到政府组织扶持的规模化展演，呈现多层次、常态化的动态图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根于土家族民众信仰中，与祭祖、丰收仪式同步进行。比如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举行迎神、祈神活动，土家族人除了杀鸡敬酒敬社神之外，还会跳社巴舞。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比如不少的广场舞爱好者将钱棍舞的练习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三是政府指导与扶持，包括传统节庆中的表演、区域性的民族体育竞赛、文化旅游景区的定时展演以及社区传承培训等。比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巴山大峡谷渡口土家族乡白虎广场上就会有摆手舞的展演。通过这种承于节庆、融于日常和展于景区的活动，使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原真性表达得以延续，实现了文化空间从乡土仪式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换。

### 3.3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中“场所”的要素

文化空间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产生的，其形成离不开地理环境、气候、村落布局以及人文传统等资源<sup>[4]</sup>。“场所”作为文化空间依存的物质基础，既包括文化空间中的重要承载物，又包括地理环境等重要自然空间<sup>[5]</sup>。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存续和发展依托特定的场所，呈现多层次分布。一方面，原生性展演和传承的核心空间仍是以宣汉县土家族乡的村落、

山寨、院坝、祭祀场地等场所为主。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展演和传承的主要空间更广泛，主要包括巴山大峡谷旅游景区、宣汉博物馆、非遗传承基地、社区、古镇以及节庆广场等场所。例如，在宣汉的旅游景区巴山大峡谷，定期由钱棍舞传承人和钱棍舞爱好者组成的展演团队为游客表演钱棍舞。在现在国家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推动下，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已经形成特定的空间聚集区，在这一特定“场所”内，通过设立展馆、传习所、活态展演等方式，将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置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中，使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重新定位。

## 4 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演化特征

### 4.1 “人”的要素的演化特征

#### 4.1.1 从封闭到开放：参与主体的社会性延展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往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参与主体相对封闭，主要限定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内部。这种共同体内部的土家族人具有内生性和同质性，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有着相近的生活经验、价值观与身体记忆，拥有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虽然这种传统的参与主体，能维护传统体育文化的纯粹性，却也使传统体育文化处于一种相对静态与内向的传承状态。而现在这种参与主体的边界正在被逐步打破，从以内生性、同质性的传统群体，向涵盖游客、研究者、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异质性、社会化多元群体扩展和延伸，这种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从以只有“先赋性”土家族民众为主的封闭性参与主体，演化为涵盖兴趣、职业、消费等多种社会关系交织的“开放性”互动场域。

#### 4.1.2 从实践到表征：身份功能的文化性重塑

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土家族人将身体活动嵌于农耕、狩猎、节日、祭祀等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用以提高生存技能、强化族群记忆、维系社会关系等，此时参与主体的身份功能与其文化是同一的。传统文化保护的兴起，催生了土家族人身份功能的重塑，部分土家族人身份功能转变为服务于文化展示、旅游消费与认同建构等特定外部需求的“展演者”、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以及民族独特性的“文化符号”，其身份功能具有表征性。参与主体身份功能的重塑，使土家族人从文化的实践主体变成了文化的“叙述者”和“代言人”。

### 4.2 “活动”的要素的演化特征

#### 4.2.1 从混合到独立：内容形态的语境化重构

土家族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与信仰，决定了传统体育文化并非纯粹的体育活动，而是融于生产、祭祀等生产生活之中的文化复合体，其形态具有混合性，规则具有情境化，直接服务于生存、信仰等的再生产。如摆手舞的动作，就展示了“插秧”“扯

草”以及“狩猎”“打蚊子”等诸多农事活动动作。文化政策、消费市场等的介入，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内容形态从原来生产、祭祀等情境中被抽离出来，剥离了部分与特定劳动、神灵等的直接关联，转变为具有独立规则、审美标准或竞技属性的现代体育项目与节庆展演。内容形态的演化和转型，实现了文化意义再生产，从原来的混合实践转型为新的“文化产品”。

#### 4.2.2 从整合到多元：价值取向的复合性扩展

根据涂尔干的非契约性社会整合理论的观点，传统社会中，通过祭祀、仪式等形式，来塑造人们的共同情感、维系族群生存以及社会团结<sup>[9]</sup>。因此，过去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核心价值主要服务于狩猎、农耕等物质生产，凝聚土家族亲缘、地缘共同体，以及表达对祖先、神灵的敬畏等。这时的“活动”的价值是非工具性、高度整合性与内向性的，融于土家族人的整体的生存逻辑与意义网络之中。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嬗变，扩展为服务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以及健身等多元化现代性目标的复合体。这一阶段的传统体育活动的核心价值具有“工具理性”“高度分化”“价值多重”等特点。这种嬗变和扩展丰富了活动的价值，为其在现代社会转型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 4.3 “场所”的要素的演化特征

#### 4.3.1 从依附到专门：空间形态的功能化聚焦

“场所”形态演化呈现出显著的专门化与聚焦化。早期的体育文化活动依附于依山就势的院坝、空地、田间地头以及祠堂前的广场等日常生活生产的场所，是自然生成的，其功能具

有复合性。这些场所的功能首先用于生活、生产和祭祀，其次才是进行体育文化活动的场所。现在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在人为打造的“专门化”的现代文化空间内进行，包括景观化、舞台化的消费空间，教学化的传承空间以及展示空间等等，功能聚焦于服务旅游、消费、展示、教育等特定的社会目的。空间形态从自然生成到人为打造、从功能复合走向功能聚焦，同时也折射出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正从一种基于地方传统的“精神场所”向被消费、管理、计算的现代工具性“符号场域”。

#### 4.3.2 从弥散到集群：分布格局的节点化集中

早期的进行的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场所”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弥散的分布特征，分布于生产生活的各个场所、各个村落、乡镇间。现代化力量的加入，驱动了“场所”分布格局呈现出的节点化和集中化的新形态，向少数具有高识别度、高可达性的“节点化”标志性场所转变；向更大规模的、集中化的空间叙事，如巴山大峡谷景区内的土家风情展示与体育体验点等。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曝光度与传播效率，扩大了其文化吸引力的规模。

## 5 结语

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关系着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落实，关系着民族文化赓续和发展。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在自然、社会与历史的复杂互动中持续生成、适应与延续。在重视其空间场域、发展脉络与意义体系的前提下，通过空间赋能、仪式重振、功能融合与教育传承等多维路径，促进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在当代社会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祝利平,洪旭辉.川东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研究[J].武术研究,2024,9(02):19-22.
- [2] 赵宏.宣汉县土家余门拳的田野调查研究[D].成都体育学院,2022.
- [3] 孙琳.传统民俗舞蹈“跳花棚”现时发展状况[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1(1):204-207.
- [4] 邱世海.从要素禀赋论视角讨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策略[J].体育与科学,2011(3):91-94.
- [5] 孙江.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D].苏州大学,2007.
- [6] 张悦琳著,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社区感培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2,第69页.